

卷十三十四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事功雜述  
議武五篇



478  
677  
10



門 伊 8  
號 677  
卷 10



聖武記附錄卷十三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  
長為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  
爾丹為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  
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 詔逮斥之不逾年  
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  
中奉 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遠滅宜養兵待時  
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恒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

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曉洞賊情，故動中窾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撤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干舞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照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已闢之苗疆，撓改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嘆。然則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今將滿兵遽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

將材半由閱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為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上見其舉趾嚴

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果立西征之積，明亮少時尙履親王郡主王母妃薨，奉移之。

東陵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淖嚮導昇夫  
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喜  
歎曰吾婿將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之功海蘭察爲侍  
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馬扈蹕木蘭王欲易  
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  
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蔽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  
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  
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  
聲如崩岳王馬皆驚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  
潛至帳後使從者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

矣次日相見歡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  
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  
勇絕人哉

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  
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  
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 詔選八旗  
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畢卽  
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  
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日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  
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

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僇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籍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謂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卽詫曰雲氣已頽散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笑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崩斷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定適有持銅匣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兵養銳逾二載渾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卽陷絕地故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爲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煙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喏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

曠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  
卽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  
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爲用征臺灣時福  
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爲之盡力一戰破賊卽  
日抵嘉義城人以爲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  
驟勝而驕復諫自用逾橋之役微海救幾全軍覆沒及  
旋師西藏福康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謂之大相  
牴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  
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  
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箭彈弓弦下明日之勝負聽

地窖知賊馬之衆寡驗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  
不能學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  
能爲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寧獨霍去病  
有天幸耶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三端爲要滿洲將帥罕長漢文  
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簡明  
一詳暢次則傅恆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機章京  
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其全疏至  
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

小覲直陳不諱。上嘉其不欺，特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贊德楞泰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為第一奇功。蜀人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為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時乃掩其前半，陷伏急危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之勢，但稱遇賊接戰，禽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為全勝，不知盡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于某處絕糧數日，又于某處始遇賊。

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謨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遇

復之上六，光地變色。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

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溽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興師，難之。卒薦傅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隆中戲定伊犁。

御製開惑論力闢漢唐諸儒地不足耕人不足臣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卽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淮陰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浮言不惑故于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詎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昧機不敢以虛僞僨事今尙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業

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畧蕩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胄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動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



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

為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郢書可以治燕里謠巷

諺可入樂府不龜手之藥宋人以泝澣洗而楚臣得之

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此為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

義以補涑水之書而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為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官

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禎文集及吳江紐琇觚

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丐遇征粵之師途中被執獻

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貳臣傳明

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 朝及康

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為婿是六奇在明已

貴安得謂乞丐投効軍前乎列傳言六奇粵人少時乞

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降請嚮導大軍招徠

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

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為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

托言驟貴於 興朝歟

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守

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予諡忠

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謂

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

聖武記 卷十三  
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  
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  
王之師列營錢唐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寧金聲  
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王  
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  
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  
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  
兵四出角鬪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  
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  
寧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

衆食寡

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  
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  
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爲勒克德渾一爲博託一爲貝子  
屯齊後皆立功闡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  
王載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  
破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  
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之  
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其姓  
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兩浙三  
江民兵四起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偏隅故得

兼旬抗拒及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江嘉興之兵  
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貝勒并未親至  
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分之二乃文士鋪  
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州不及一典史守江  
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  
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  
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  
潰卒練民兵登陴誓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 太  
宗親督大兵雲梯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  
雞肋當 真人龍戰之師臨衝因壘卒乞崇墉視袁

崇煥金國鳳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尙不足道乃事後  
竟以張銷呈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闕如曷  
可勝謂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略并非勝國鋪  
述之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廟橫帖木兒彌  
足勸千城而信後世

嘉慶三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言  
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惟有  
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州拔貢  
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營諭降賊  
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嘉慶元年宜

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  
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  
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卽大哭  
羅其清亦哭卽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  
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  
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  
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卽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  
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  
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  
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

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  
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  
某質賊營三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  
亂衆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  
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  
練鄉勇亦最敢死常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王  
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  
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  
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  
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獵獫

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渡潼，諉罪於清。上素知清不之罪也，以其廉

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烈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長才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興不敢發兵，清力言三日始從其請，即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習宴安，步行四五十里，卽足腫。清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

死殺賊。時賊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陶之髡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東賊先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荆溪周濟山東新樂府云：一聽征聲，怒若雷波，馳鱗駭陣雲開，歸來却入將軍帳。更與將軍共舉杯，詠其事也。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國士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東三省世出名將，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騎

射選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嘗謂諸將曰。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明掩擊。如賊知兵。追集隊拒敵。則繞道邀之。迎面遇賊。則設伏擊之。師行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遇賊。後隊未集。卽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如箐谷限於地勢。則分隊迭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德參贊颺發電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戡大難。其麾下功名最顯者曰。二楊。謂楊昭武侯。遇春。楊果勇侯。芳也。而昭武身後行狀。有大不可解者。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授三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遲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留。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覩。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覃加耀黜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尙未參贊也。豈悞以黜侯之事。爲革經

略乎行狀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尙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楞泰會奏請增兵三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禽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

楚國士遇我衣鉢授我而徒以一階半級效未弁之拔擢駑駘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毋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助勞乎蓋額侯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白事帳前不敢仰視遇春與穆克登布皆爲翼長蒼溪冉天元之戰兩翼長不相能額侯恐其憤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而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故行狀謂遇春不見說于經略者以此苗疆松桃被圍之役大軍隔險未

能驟援。遇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隨撫隨進。賊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解永綏之圍。擣黃爪寨之巢。又衝圍拔出茶山壘之官兵。遂復乾州。連擢至副將。而福康安旋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以此福康安操守不可與額侯同日語。而其獎拔人才。能得人死力。亦大將之一長。視額侯之御將。過嚴難乎爲下者。固互相長短焉。

遇春夢神授黑旗。故每戰賊望見黑旗。卽知爲楊家軍。其行軍守額侯之法。節制最嚴整。雖行山澗等谷中。每

數里必齊隊一次。森然不亂。縱倉卒遇伏。衆寡不敵。未嘗少卻。方王三槐旣禽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舖。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鬪穴。遇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卽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勁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撤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楞泰軍破之於雲臺舖。於是德參贊追徐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舖。遇春繞出其前。大



敗之時額侯病留達州聞捷卽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遁黃土坎窮蹙甚而總兵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閩中合趨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鄉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黯澹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鄉勇數百殲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未滅復被檄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

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長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卽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寧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埡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

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退其衆，改鳥銃攢擊斃之。都司鄭振貴以兵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既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旣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寨，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而遇春追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三賊爲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禽。

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夾攻所殲，而穆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蓋剽銳不如節制，其成敗判然若此。然遇春料敵之智，亦不可及。平日惟訥若無能，遇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闇合古法。嘗追王士虎於報曉壩，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劫寨砦，夜行曉伏，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斫，更夫奪門屠戮，攻砦則鼓烟熏穴，荼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三更往捕，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衆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卽伏巢俟其歸，全數禽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恭、劉開玉四千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

經略追賊至。賊見溪口有兵，卽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剿苟文澗也。賊鋒銳甚，遇春首進，參贊德楞泰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萬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偏馬首，遇春震威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中，以待。僅留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偏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翎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

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偪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回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譟噪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并回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歎爲真福將。道光初授陝

甘總督，其子國柱亦巡撫河南。父子建節封圻相接。國朝漢臣由武兼文者，自趙氏岳氏父子及梁化鳳、梁鼎父子而外，至遇春而四。然趙岳梁三家立功于開

創之初而遇春奮跡于承平之後尤遭遇所難至雍正  
 中河內劉世明亦以總兵之子至浙閩總督而黜職于  
 巴里坤又以縱兵劫掠伏法于甘州不以功名終故世  
 不數之云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迫  
 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國

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梁化鳳父子長

人提督男爵子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陳福父子榆林

大用皆咸陽人廣東提督楊天縱渭南人貴州提督

董芳咸寧人提督甘肅則趙良棟父子寧夏人伯爵雲南

撫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靖遠人提督將岳鍾琪父子

兄弟祖孫臨洮人父昇龍叔父超龍弟鍾璜皆提督馬

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皆提督潘育龍祖孫靖遠人

善皆甘肅人與子師懿德父子寧夏人官

寶總兵樊廷父子武威人提督康泰兄弟張掖人弟

天喜西寧人總兵豆斌固原人紀龍靈州人唐希順武威人皆

世麾鉞炳旂常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

橫而閩帥繼起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

而福建則公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

李子男有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

世襲輕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閩閩故平海賊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心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爲良亦生材各種所獨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寧禽渠鐵敵

詔擢用予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進寶內舉不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朝廷之度外用人可稱三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爭取子女玉帛良

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訪得吳逆司篋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

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人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兆惠以兵千

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  
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褒宣示中外惟潘之  
籌事前記未詳在康熙五十四年後屢立功青海雍正  
中官固原提督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  
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  
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  
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  
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援隔適本深禽賊謀知其被圍  
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

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  
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  
城圍未下撫臣何士璠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  
聳千仞左徑如綫官軍束手經文問曰圍何以名羊城  
土人對曰中曰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卽  
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  
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藪草簌簌有  
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雨良久度  
且盡而所遺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  
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

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  
諮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聖武記附錄卷十四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國儒不譚兵墨傳守圉吏號專城言守不言攻  
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患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之於  
平時其次備之於動幾或則衝要或則間歧勿忽敵遠  
弦玩郢勿恃地險維輕鄧惟厥先民備豫諄諄孰敢侮

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壘虞直攻厚其堦虞迫垣而隳靡也則隍池虞遠隍而憑陵也則陴睥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曰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种營寬州復完廢壘玠移合城釣山爰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揚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衛郢或潞塘濶以守薊或浚溝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壚礮皆可爲勝重之本

浮泥鬆沙必墾令盡試觀掘井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基較所載必廣厚倍之乃久而不圯一曰堅厚金取虎牢土以築汴及受元礮惟凹而已是之謂堅朱序鎮襄陽母謂西北隅衝敵斜築二十餘弓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曰形制藝祖圖汴如蚓斜縈爰及靖康改擴方城四面受礮全堵摧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衛民濠以衛城臨深爲高金湯勢并故築城必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溟三丈爲度淺則浚焉聽



民取塚築室燒磚或罰輕罪堆土培堙地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二宜濶濶不易越十丈爲度底濶半之城上銃矢得及外隄太遠不及太狹敵馳沿栽糾草用防崩弛三宜暗窅有暗窅則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濶皆丈及泉爲度城潦內洩引流外助潛表其淺遣兵易渡是之謂重淵三者濠事備矣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距城二丈掘坑高庫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易守此之謂重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椿木於冰上勿若伏鐵杙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

有形者賊易防無形則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宜備堞垣宜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爲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闊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內狹外闊以便左右准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偏偏恐對放神器自擊其城也遠則矢石無力不能及人也凡輓輻木驢旱船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堵若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堞以躡

身爲義也不能躲身則如勿堞堞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今之爲堞者高與肩齊口僅容肘安所用之且議堞制內各登基高闊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憩卒可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則懸孔視之隨機禦之我可傷賊賊不我害則禦之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爲彎胚以陶之既成而登用之若夫牛馬牆者在城外與濠上凡濠之岸不拘寬狹狹卽丈許寬不踰倍其瀆爲牆磚石隨在每雉一大銃竇每五步則一中銃竇其高及肩上各爲直縫高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銃竇再上牆脊

則尖其石銳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衆則大銃擊之賊登牆則大斧火棒一擊而墜之或急斂不及或昏夜難辨門未敢啟則避難之人牛畜之屬皆暫於垣內避之垣依城爲命城以垣爲衛緩急相助進退有備施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劉琦所以勝於順昌也守禦已堅始可出奇以戰代守以禦解圍則莫如暗門暗門之制潛視出入便處鑿城爲門外存尺餘臨時廼穿內施排柱鐵木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怠或城攻甫息潛出精騎銜枚襲擊勝不遠追賊疲自逸仍於城上多積磚石防敵犯門急擊

勿失是爲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急磴各一柵嚴司啟閉一防賊登一防怠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周遭亦作垣牆賊卽入城尙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重柵以圍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逵行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圭竇其下一丁實內餘皆入伍設伏巷中

洞開城戶賊果大至火施無所兵加無處旗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上也然數賊入城而闔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之法可通行之平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賑詰盜皆宜而守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保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令民自積蓋輸之於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虞不足在國然儲積非特粟也臺城之閉但知積米不備薪芻後壞尙書省以爲薪徹薦剉以飼車

又無鹽食病腫載塗是則薪宜備芻茭宜備魚鹽宜備  
匈奴圍疏勒絕其城外之汲澗北魏圍虎牢隧洩城中  
之井脉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  
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  
哺以創之乎抑聽其虜掠以齎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  
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桓温潰趙犇  
徙糧黃巢躡寇準瘞穀敵兵畏惟輔焚粟金師匱于謙  
空食強寇辟然或諭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  
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匿積

令自典守而自糶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  
官糶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  
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瘞二  
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  
未交一兵已飽敵欲李牧嚴候入保而胡不窺邊陳俊  
輕騎牧掠而賊自敗逐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堡壁  
圍之施諸邊塞尤爲要策三曰清芻草馬恃草以糧敵  
恃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  
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遼則  
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勝敵以寡矣金據牟駝岡芻豆

而汴京困于謙空近郊牧廩而敵騎退尤清野之利害  
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卽水秦毒涇之上流以  
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劉錡毒潁困敵師毒草困  
敵馬五曰清廬舍清郊場凡近城三丈內有屋者賊或  
內伏以仰射或取梁柱爲攻梯或順風延燎或起堙乘  
基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急則燬之凡濠外里許  
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  
之有土阜則得以填濠而礙礮有豐草溝渠則敵可潛  
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困積者皆攻城之具也或禁或除  
或運入之有水筏在百里者暫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  
軍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敵敵不我害則先  
爲不可勝矣雖然城之所衛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  
可盡衛者無限則所以犄角分錯各自爲守非堡寨莫  
尙焉

###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旣備宜籌守禦之人大端有三曰定號令嚴  
禁約廣方略號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四正四隅  
各設總副丞倅紳儒小事專斷大事諮聽勿易旌旗毋  
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者敗次安鄉民土木  
之變于謙令兵皆出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

內毋失所凡避亂入城之戶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處  
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既多宜防奸細防之之法立  
柵壕外以詰之分門出入以別之親識保領以核之然  
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則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  
則易折衆則難摧則衆志不可不并也然後擇賢能有  
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  
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  
失千百萬人也蕙奕者不爲長蠢愚者不爲長暴橫者  
不爲長愎蓋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一隅疏防三方  
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貧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

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喋三四人少亦  
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守具  
計城若干堞計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  
備不時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堅盾於扼要而備之凡  
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肄之如此則  
號令定矣禁約之宜申者數事禁訛言禁方士恐煽衆  
而洩奧也禁茶坊禁寓店禁夜行恐藪奸而誨盜也禁  
吹響器舉表竿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噪恐  
賊驚我而乘蹙也禁擅離汛地凡門柵臺堞庫獄中營  
遊營奇營戰營各止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

擅入汛地恐賊謀托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啟門竇禁私  
酬賊語禁私啟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既  
固矣乃可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犒賞以鼓氣共甘苦以  
固志謹斥堠以警備設墩臺內設望樓遠鏡厚偵謀以審偽選死  
士爲親兵以彈壓設更番之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  
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人各保堞有警輪乘無警輪巡  
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貯之將熟以澆敵也  
石各以類積之可大摧而小擊也灰之以晉其隄也樓  
櫓泥之以防其熱也雉置楮墨以備緩急也時而邏之  
以稽其疏佚也誅信而賞必所以致其實也凡賊之攻

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乘我億曠日持久乘我懈風雨晦  
冥乘我忽矢乏礮稀乘我竭堞單坡平乘我缺失火驚  
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  
可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逸足欲定  
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守易則  
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  
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逸矣賊攻東南我  
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遊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  
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聲譁斯心志不畏聲擾斯賊  
人得計手示目語毋囂其氣夜惟更柝晝惟旗幟則其

聲靜矣凡賊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  
 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備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  
 兵以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緩進散衝以耗我勢  
 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憤撤圍勿喜疾  
 攻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釁毋利忽退  
 毋懈久持毋敵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閒而入焉敵詭有萬守  
 豈一端其道蹟殺不厭詳參請極情變知者觀焉防莫  
 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  
 縣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為禽也明史鐵鉸傳 禦燕王事 凡門之

制宜備火攻故竅其扇以出銃槩則攻者不敢前也池

其上以潑水則火者無所施也鑿城上近門處為池橫

如簷槽橫開七孔水 若火已然則提甕缶而擲之或囊

練沙而濕之或益薪月城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備急

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弃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

之法濕氈絮而懸之以蔽矢而制火也但防賊 或釣竿 或多懸

刺木或外架浮籬防潛襲而梯登也竹編牛皮而繫其

中出內矢而捍外射也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

衝車不能壞也若壞及堞則木為女垣而輪推之所以

代堞也若壞及城則急柵而拒之勁槍弩以守之否則



益火以絕之急築偃月城以翼之內掘深濠以備之則  
敵莫能害也門堞既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  
被圍者當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  
入而乘機劫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管以仕危維州  
之壘以嫁啟汝州之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  
也圍守既久人無固思一夫下繩衆心危疑或嫌豐於  
我或貳敵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廩之授戈而使  
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加外鑄而錮之則內應  
塞矣單激燕剗卽墨怒鄴縱反間降兵疑則離畔止矣  
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防火藥防草場所以杜變也

獄者變之藪庫者劫之招徑竇者賊之媒所以除藪也  
奸之外至非惟謀訓也有詭冒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

欒乘婦車入曲沃蠻衣敗卒陷捷爲暉效蜀幟敗景崇  
賊稱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昌雪入蔡州霧破夾寨則

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容元夕崑崙則乘令節而襲之  
梯倚城外華州危廿騎徑入隆德平

宋王德禽  
姚賊事

則乘不

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佯退而實進已去而復來聲前  
而掩後求和以緩備僞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令嚴可  
以杜冒備密可以防襲持重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  
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二曰土山曰

磴道曰填濠曰雲梯曰木驢曰地道曰撞木曰鉤半曰  
蟻附曰礮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臨內  
山應焉會樓增高明制其巔或則地道潛引彼土陷不  
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磴以登  
我潛投蒿雜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磴道之  
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擲者如雨或推輪橋中實薪  
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爲主星擲颺發  
敵敗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雲梯飛空上施濕氈多載  
壯士翼以輶輶薪土隨之填塹遂前則如之何曰度其  
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三木並施一鉤一距一則燎之

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潛焰勿燔重必偏陷鼓  
鞬急隨其焰巨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既  
敗乃創木驢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劓且鉏  
城孰於隍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葦實脂岐如燕尾  
縋而燒之立燼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台爐鐵汁篩之潰  
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輪俟進舉竿一挽入圍則制  
木驢之法也上攻旣窮俯攻復敗乃謀暗道鑿土爲害  
角鳴地中堞傾垣壞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  
繞城多坎伏甕而聽其聲空空掘塹以迎颺灰煽烟遇  
熏若黓客知有備計輟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旣

紕將謀女牆爰撞爰鉤蟻附礮傷四者各施主人倉皇則如之何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鈎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施客若鈎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刃外向長柄下垂迎刃而隕以銳為宜若拒蟻附其道多端繩鈎上挽錐板下搏轉石樁木如雨循環急則重斧斫其近攀遠則蒺藜刺馬礙轡若拒礮石以柔制剛張幕結網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壤牆此拒四者之法也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或以高車加鑊於鑪爇炭沸油積薪助噓得水益焰樓燔可虞宜下濕沙泥漿與俱或束松竿灌膏焚櫓利用鐵鈎以斷其炷若燎已及水滅則宜或筍或代以熄為期撲緩則殆毋悔噬臍此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曰水之攻耶必城庫窪繕版室竇勿為魚蝦急募善械載楸乘划銜枚夜出决堰囊沙敵壘潰亂急擊無譁此待水攻之法也問者曰善

### 戰守下

攻者為客守者為主勝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勝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恒凡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治弔死問傷所以恤士積薪誓死所以厲士鬻財犒軍所以勸士詫神設誓所以固士

設像朝闕所以激士誅除反仄所以威士聲言援至所以安士開門出擊所以壯士此制勝之本也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何曰邀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鎮卒佚制困險而制之犄而角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禕扼爽於三嶺也桓楚休於夾石也清河之禽明徹也京口之困兀朮也知歸路之可乘矣詔之弱弩誘羌也宮之僞降陷操也雒之設伏間尚也錡之浮橋濟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佚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隊若將出擊及旦乃寢伺怠忽出備

夕攻晝備晝乘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或募死士效敵衣號乘怠劫營因風縱礮電起奮殺電止則寂驚與同驚息與佯息呼散嘯聚如萬如一暮往曉返東出西入疑鬼疑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之其術有二敵有糧艘募鑿沉之敵恃困積伺間侵之火藥焚之輜重禽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毒其草芻以飢其乘囊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害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陴靜坐徐城莫測雞犬無聲順昌逐北巷斷夜行刁斗寂默譁則易驚靜無不克雖然不可以不暇也臨敵倉皇躁則可乘灑門却掃強敵斂

形飲博澶淵解衣新亭其外有餘何機不讐雖然不可  
以不佚也毋失飲食之節毋絕人馬之力毋肆寒暑之  
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勢相百雖然不可  
以坐俟也漢阻興勢爽不前唐扼虎牢夏兵遘玠保大  
散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亡大峴滅廣固幽棄榆  
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縱敵渡河金捧腹無悔噬  
臍無忘蟻築舍易卽難前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也  
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  
何處可偏師令牽顧何處可遊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  
摧半渡步騎屯外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

掠樵附久必敗布圍陳宮困於邳慕容離城卒全棘永  
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  
楚非包胥郢都覆趙非信陵邯鄲蹙史慈告急於中原  
崧女突圍於州牧虛聲應和者不可恃鄰不知兵者不  
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格形禁  
勢守陴聞之百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  
以久困也可恃者已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申廉  
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虞詡示之  
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牛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  
圍解劉琨胡笳悲嘯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

巡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襄問其  
 與國而圍解陳平問其後宮而圍解勾踐問其謀臣而  
 圍解華元劫其主帥而圍解曰然則識敵將之法如之  
 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嘗之蒿矢以矢盡故以觀  
 其走而白也急選善射中之勿失是殪一而當百也請  
 問矢眞盡如之何曰縛蒿爲人夜縋之城敵爭射之其  
 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回敵疑主將發矢蝟來因資  
 於敵其巧莫階

嘉慶十八年冬官兵圍滑城久不下我軍于西南  
 隅掘地道爲賊縋石擊破灌水於之復於東門西  
 門分掘地道未就楊芳周巡城壘料西東門二隧

古白馬津黃河故道掘地三尺及泉賊不甚防乃  
 外樹柵壘增銃礮使賊不敢探首又多撐皮帳蔽  
 柵外然後潛修廢隧旁斜趨正東四面護以厚板  
 及近城地勢畧高可掘深五尺賊雖縋石徧擊賴  
 木隧堅厚不陷又於迤西里許別樹一柵僞修  
 道以愚之賊日夜防我掘新道因得乘間工作掘  
 至二丈外隧中黑暗燈則無風自滅羅針旋轉不  
 南指迨一拂袖針隨風定風過復滅動始知爲氣  
 所偏乃捲席筒接出隧外吸氣外吐燈始明針始  
 定計斜掘四丈二尺較廢道長丈有二尺折算已  
 進城根五尺矣滑臺古重鎮外磚內土中填河沙  
 城上車可方軌高厚倍常芳恐隧進城八尺適當  
 轟外磚乃更掘三尺計進城根八尺適當中心又  
 旁挖火門又進爲火坑皆寬深倍前滿貯火藥數  
 十包包各數十筋囊土鑲磚填塞火門留孔安藥  
 線共填出丈有八尺隧果先期爲賊所毀乃請大  
 工成而東西門他隧皆力倒衝也十一月九日  
 帥撤近城兵於三甲外立馬藥線寸許較截火繩  
 牽藥線於穴口祝天然繩距藥線寸許較截火繩  
 二然之倒退而出以其一馳白那彥成一送楊遇

春告曰火繩燼地道發乃繩然盡而地道寂然天  
將明城頭賊滿或曰賊下城矣芳心急如灼遇春  
曰隧外有風火盡較速毋憂也壯士二人請往探  
之俄頃奔回忽地中濃煙噴起地震裂三軍奮  
呼冒煙衝入城崩陷十餘丈街舍一望瞭然兩面  
賊復死拒內外鏖鬪兵挽賊械賊格兵矛旣而我  
兵奪攻上城沿城驅殺四面圍城之兵望之  
皆蟻附而上滑縣遂平書此以備攻城之法

水守篇

荆揚水國江海爲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有  
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泗  
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僅得  
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譚也扼江十郡其要  
七渡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如何  
而形格勢禁如何而扼吭掣背願聞其宜忌可乎曰  
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請言  
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防淺防

火防風防鑿防鐵鎖鐵枝以閩船遇倭船如以車碾螳  
 者閩船如城倭船如船大海相逢鬪船力而不關人力  
 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粵船遇閩船如以石破缶者粵  
 材鐵力閩材杉松風濤相撞良楮異功此以知堅之勝  
 脆矣韓世忠以海船敗金兵虞允文以海船沉敵舟孫曹劉盧之爭順風者  
 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機可以知乘風之利矣春秋吳楚  
 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  
 之利矣雖然鄱陽之戰敵艦高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  
 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  
 傳瓘引舟佯避俟敵過而回舟揚灰以敗之此易下風

為上風者也梁陳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瑱徐  
 出蕪湖躡其後敵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溯流為上流  
 者也若夫淺之為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然岳平楊公  
 預置草筏以塞港迫敵走險而遂禽之吳攻交州乘潮  
 挑戰以偽遁潮落礙筏而後乘之則可以淺致敵也風  
 之為患世傑颶覆於厓門金師濤捲於唐島然海舶之  
 制兩頭設柁東風西馳南風北馳占驗有定無適不宜  
 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為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之  
 智而敗徐道覆之譎而敗或乘風烈而火之或乘無風  
 而火之海艦無風不能動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厓山之戰



海船各塗泥而火箭不熱。河陽之戰，鐵竿拒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一艘之沉。則鑿患甚焉。然或施夾艙而釘鐵，或募善泅以護舟，則亦備敵我沉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禽，或橫鐵鎖或緝舟輪繫樹，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斷水之計歟？欲破鐵鎖，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筏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窄聯，朦腫者宜募勇士披鎧進攻，綆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溺，蔽空若破筏石礙淺者，宜命善水潛以銳刀籠解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柁樓後响，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藥浸，雨火不侵。周以生革，捍矢衛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矛穴弩礮車外施，濕氈生革，禦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馳，牙旂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艘，生革障矢，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艙伏卒，聞疑神鬼，募泅善櫓，破浪如駛，佯敗爭泅，空舟以委踐機，觸刃精卒驟起，火器四發，檣隊披靡。曰：鷹船兩頭俱銳，不辨首尾，竹板

密釘旁窗出矢進退如飛順逆可使多其櫓槳水戰可恃曰漁船材簡用巨出海最諳每載三人一槳一帆一以銃護任意往還隨波上下敵莫我覘此皆用以哨探者也曰蒙衝多張生革矢石是蔽篙師在內弩槍是衛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渭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溺死無算又或三舫聯爲一貫中實旁虛浮板易謾夜戰誤敵功倍事半曰走舸舷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此皆用以掩襲者也曰子母舟長餘三丈前爲巨艦廣實藥薪後艙內虛小舟藏之使風齊驅抵彼火

發後舟則通曰聯環舟舟分二截聯以鉤環外視若一徑趨敵舟前冒鐵釘載礮實油釘撞於敵環解鉤抽礮火擊之後去前留此皆用以焚敵者也曰沙船調戲使風三桅五桅一日千里大帆長馳增以舷柵江海是宜曰鬪艦形如樓船其制稍迥外牆內棚伏弩重矛上無蔽覆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枹曰遊艇有舷無牆多槳迅櫓虞侯用之回轉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啟處此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礮礮或自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風不能顛堅架量高審敵測竿暗表識之遠近直弦舟處筏後布障筏前敵莫我測望之

如垣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摧內圍施必萬全此用以  
自守者也若乃飲馬天塹欲渡狐疑宜用浮橋枕席過  
師大艘數十巨筴緝之試諸上游移置敵磯夜釣量江  
謀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艦繕矣必練水師水師  
二要一專號令二重募練號繁則淆令紛則雜編什五  
舟爲一艖哨官轄之兩哨爲一司分總轄之三司爲一  
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鑲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  
其責成而鈴束之擇膽練者俾爲舵師臨戰股栗必亟  
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  
商而用之因其鹽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効用  
也或泗鑽敵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燧潛  
發而燎之或鐵綆繫舟而拽之或出奇載礮而擣之或  
冒險伺間而偵之或達信圍城而應之或齎蠟請授而  
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星椿則遇而鋸之敵張網綴鈴  
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招致也或懸重賞而  
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宜備  
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礮有守礮有攻礮其製莫精  
於西夷其用莫習於西夷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  
夷以夷攻夷上策權奇其說姑俟諸異日請先言內地  
所宜者乎白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橐或騎水軍之命

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礬水以潰之竹箬繚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毬不能燎也人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爲片而礬淬之編以鷺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罌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爲難宜屈銀橐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腎與足心謂湧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來爲禍上漆椰瓢以護之下裹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爲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爲轡手拔以行短橈冒鐵可戰可杭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六或火或鉤或

竿或鏢或豆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叉以留之欲辟濕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敵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燬篷火抓是資圓木陷刃空中藥施火孔六七倒錐寘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桅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實硝磺薄沙覆之火碗中央加蓋微局輕擲敵艙火激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曰火桶更有噴箭二尺堅篁纏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遠粘檣帆煙發倉皇是曰噴箭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

藥作團借火器力一發四迸篷隙艙側敵備不及水沸  
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煨灰  
煉油硝硫助功狼糞艾朮并焙則同逆風愈勁神焰鬼  
工此則火攻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不及則如之何  
曰有鉤鏃焉或割其繚或鉤其舢物微用便利輕以彎  
有撩鉤焉三鋒一柄左鉤右漉或撈首級或鉤帆幅梢  
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焉或距或鉤嚴禁勿泄  
賊艘徑撞碎於銳鐵此鉤之利也有鐵鏢焉升桅斗而  
擲之船頭船尾乘高則駛體重利下巨鐵細尾中舟必  
洞中人必死勢難多人技習可使敵舟若近我高彼小

銅頭竹尾得力爲巧擲之如雨敵衆雲擾此大小鏢之  
利也拍竿之制施於樓船上置巨石轆轤貫焉層樓百  
尺六竿相聯壯士數百層環其巔發之碎敵熊羆莫前  
撞竿之制施於戰艇堅木冒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  
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鷄白兼油擲  
以瓦磁風濤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縱風乘之又聞  
錢瑾擊吳狼山已船篩沙豆灑敵舩戰血所潰僵什相  
延又聞倭寇掠舟過吳鄉民憤追泥潑其艦我躡草履  
倭顛不扶奮前殪之枕尸載塗此油豆沙泥之利也雖  
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祕我以制

聖武記 卷十四  
敵及爲敵制浮橋攢鉤拒非不善也岑彭縱焚橋鉤而  
述兵敗竹籠沙石過非不密也昭達潛水斫籠而嶺賊  
潰吳人禦晉之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泄而有火筏火  
炬之燒杜叡禦晉之謀非不智也桔槔擊船彰而不免  
長岐棖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坊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坊苗篇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禦水攻苗鷲攻伏撫  
苗道二文告不與日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知告  
則聚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尙藥材  
出於谷何謂所惡莠苗不留於寨奸民不入於寨吏胥  
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哨久則圯我  
以此徃彼以此拒毋子其距歟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  
歟苗壤不疏曠奚自而入入子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  
而鬪鬪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

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狼翼而飛  
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干  
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  
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  
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亘山澗礮  
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制礮堡之法近  
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礮容  
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焚盜不踰有三便  
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敵犄角故勢強壁堅野清乃可  
以攻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上蠻土蠻

不如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勞渴習  
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徑仄  
箐密澗曲故騎射不宜步利猱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  
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  
夫鷲鳥之將擊也必盤空而出不意其視審其至捷有  
不擊擊必于中必逝苗窟若狡兔然專則聚聚則堅緩  
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  
殊及故黨與離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  
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  
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昔者諸葛武

侯之渡瀘也。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選哀勞勁卒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茂韓雍陳金蔡經之於獐狃。李化龍朱燾元之於蠻明張岳。國朝張廣泗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夾進互擊者也。大清之興也。平地則各旗爲八。遇險則八旗爲一。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馭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鷲攻伏。

軍政篇

能以衆正我戰。必克。特時如特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篇。

聞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尚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儲。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爲職方武選二司。出爲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強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僞。無不瞭於平日。外以待邊。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尚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



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

以上高拱疏

或謂明時官制異

本朝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洲似

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軍機處非即明之內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掌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兵之權與總憲冢宰並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二選司備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尙略同明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機章京之選遠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書藝之工敏其遷擢則幾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

則幾同問曹矣兵部果問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審處之司員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尙書往往不遷他職於以磨厲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妨與明代之儲養樞材邊材相等夫明代不聞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聞求將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尙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烏在儲養樞材邊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哉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滇逆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

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犁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擣穴數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剿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則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鴛故三方震驚而一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衄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拔梁化鳳

純皇帝之拔兆惠拔阿

桂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不能平賊則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卽撥亂之朝瓜牙心

膺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吳而家頗牧

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徵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爲貴選鋒也譚綸戚繼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教以陣法擊刺戰船火器則不能入閩平倭劉鋹李成梁父子非募練家丁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馬芳梁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帳下親兵健兒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師之役劉鋹必得川兵剴門設鎮之初戚繼光必用浙兵蓋非其心腹爪牙則呼應不靈摧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

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鬼軍明之戚繼光則全恃鴛鴦陣矣後漢之朱儁三國之呂虔晉之王渾皆以家兵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豢家兵之費力惟有抽兵并餉而選練之如璘玠譚戚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幾及七萬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由習觀粵兵之驚也粵兵之驚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汰去冗兵之餉額并爲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并六

千爲斷別募沿海驍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廈寧波吳淞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沒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觀之如安南日本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爲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爲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分之一寧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恒言而非將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

衆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卽前日遼兵也女真滿  
萬不可敵而興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卽前日  
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  
葱嶺西洋西竺盡建藩封爲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  
至正末年蒙古四十萬殲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  
者卽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衄折於元代而完顏陳和  
尙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  
劉岳韓吳屢以東南兵摧兀朮馮凌之師同時同事勝  
敗天殊且徵近事青海厄魯特橫於國初今則青海蒙  
古畏黑番如虎狼歲煩官兵爲之防戍又喀爾喀爲準

噶爾躡轢如八無人之境及超勇親王喋血一戰斬賊  
數萬亦卽喀爾喀之兵紅毛戈船火器橫行海外及鄭  
成功一戰逐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卽閩厦之兵是  
知兵無強弱強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又曰  
一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礮本得  
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夷礮有鑿於粵東  
者矣有鑿於新嘉坡者矣有鑿於孟邁孟加臘者矣新  
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礮出售之市孟邁孟加臘亦然  
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夷

礮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砲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徹防。遂棄諸虎門之洋。此尙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飭商四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爲四夷哨探報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卽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礮傷。礁損過甚。卽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粵卸貨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夷。如佛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

中國之官砲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砲則并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寬。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恃貿易爲生計。卽恃海舶爲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卽終年停泊。雖

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畧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竄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繼造米艇靈船未有卽用水師之船者今卽實估實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則亦不過數年而船朽柁敝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日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護本省海運之糧以達於天津

欽派驗米大臣莅津收兌後并閱護運

之水師然後給咨回省則師船無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造不敢不堅其練不敢不熟縱不足警外夷亦可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年採買臺灣米十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或採買暹邏米數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夫放洋以紆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舶北上者往往順風七晝夜達天津彼夷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况版輿之內乎臺米運津本近年恆事而暹米採買濟粵亦康熙以來歲行舊例今但加運推廣久之並可酌減南漕以紆江浙民力之窮豈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哨

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  
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束之凡三大類曰城郭曰游牧曰舟  
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  
恃堅壁清野士著縱不長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  
縱不習攻鬪亦可不籌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憑  
城卽以守爲戰以正出奇也高壘深溝間出奇兵絕敵  
餉道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遇剽悍之敵知  
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戚  
繼光之守薊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但將帥

宜習卽守土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歟  
城高厚濠深濶歟城中倉粟足歟庫中器械利歟保甲  
行奸宄息人心固歟薪芻鹽鐵木石灰油井泉無缺歟  
此豈必臨敵而後可議者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  
舟山乃 本朝棄地守亦無用宜令副都統率駐防  
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偏  
海濱船抵城外與臺灣瓊州崇明形勢迥殊今封禁內  
地之南田而守孤懸之荒嶠以徒貽外夷之挾制此  
失地利者一矣寶山城迫海塘卽承平之日亦宜內移  
於江灣羅店或再內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

守絕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擅金湯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寶山先潰或城內之滿漢兵自闕有險可守且如此况無險乎粵省舊城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載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禦海寇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而吳淞東西礮臺不近扼內港皆遠置於口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礮攻呆堞而我反以呆礮擊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移諸港內岸狹之處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礮之法古矣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

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滑縣礮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磚石中沙土大礮遇沙卽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侯芳礮臺必築礮城磚石固易訇碎卽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尙書則徐

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關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異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迹同流賊紅夷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埠頭通互市爲名專以鴉片之烟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異倭者二紅夷之



水戰與火攻強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惡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烟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岐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警英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爲歎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爲歎可乎不可乎合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之俗而望其高氣尙力乎提鎮撫標名食糧而身倚市出應伍而歸刺繡尙字其披堅執銳乎聞徵調則闔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寥寥而武試騎射甲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爲兵之地蘇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淮

揚越之温台寧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吳之徐州壽春浙之金華處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贛州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勁旅募兵者當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強之使武。地不文者強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易地能為良乎。請勅督撫會同提

學使者。檄示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於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勅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

永免僉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驍銳。散布於腹內諸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浙西

無冗糜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矣。以江浙推之。閩廣以沿海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鄒魯之文學強燕趙之慨。不以其豐沛之剽悍責吳越之秀良。量地陰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責翬翟以搏擊。索鷹隼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雍正中西虜未靖

憲皇帝詔各省督撫保舉技勇

之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其臂。鏜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貽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海內無盜賊之警。而邊疆皆赴武之士。神哉。聖主之牢籠駕馭乎。道

光五載回疆之役將軍長齡奏選新疆遣犯二千爲前鋒每能黑夜劫營嚴冬渡水數百里偵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復之勛柰何動曰無兵可用又柰何動曰募民可虞誠能召募驍悍之民爲兵則北五省之回匪紅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鬪之輩魚鹽私販之輩市舶亡命之輩皆剿夷之烏彘也以沿海梟徒爲水師水師無敵于東南而海賊不患于東南矣練中原亡命爲陸營陸營無敵于西北而土盜不生于西北矣收兩利祛兩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明代征剿動調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廣西之狼兵湖

廣永順保靖之苗兵爲最以少擊衆十出九勝天下莫強焉土兵亦踴躍赴調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數如調兵三千輒以六千至調兵五千輒以萬人至然今思州田州卽岑氏故地永順府卽二彭氏地未聞有號雄之狼兵苗兵何哉前此轄于土司其連坐之法極嚴故士爭用命自黔上歸流以後一如內地之編氓之營營民然無異矣今日土兵則惟金川屯練最著亦皆調一而得二調五而得十知土兵之所以勝于官兵則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譚綸戚繼之鴛鴦陣法卽土兵之法如一叅將領三千人爲一營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爲哨哨

有長五百一把總六總一叅將儻一營全退斬叅將一  
總全退斬把總一隊一哨全退斬哨長隊長如是則將  
與長無敢不奮死矣如軍退而叅將不退戰死則斬五  
把總把總不退戰死斬十哨長哨長不退戰死斬十隊  
長隊長不退戰死斬九卒若一軍不退則主將雖死綏  
其下不連坐如此則士卒無敢不奮死矣所誅者常不  
過十人則其法必行故鬪亂而陣不亂可死而不可敗  
是土兵之法卽古者節制之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有  
常勝之將自海上用兵以來未嘗斬一逃將逃伍而欲  
士之用命能乎問曰韓信何以能驅市人而與之戰曰

穰苴斬貴臣以肅驕軍孫武斬寵姬以厲女戎商君于  
金徒木以市信田單神師走卒以悚眾此皆倉卒受命  
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己猝然之用不得已爲此欲速助  
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萬人之耳目與淮陰置諸  
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

練兵使之有勇難使之知方尤難知方則必使人人知  
軍法軍情戚繼光訓北兵一書訓南兵一書擇要簡括  
人頒一冊以資講誦孫承宗車營陣法別爲百八叩設  
疑送難以詰將士待其各自爲答皆必使士知將心將知  
法意得於心應於手也如水師募閩廣之人則風濤駕

馳雖所熟習而火舟火箭噴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非演  
試能精乎陸營募江北淮北之人則技擊弓馬鎗銃雖所  
擅長而進退分合奇伏援應之法非練習能熟乎古言野  
戰言人自爲戰者皆世亂百戰之餘深入敵境士懷必死  
之志若承平自戰其地進死退生渙散無節制而欲使人  
自爲戰雖韓白其能乎矧臨大敵用大衆弩矢如風雨礮  
火若雷電生死在呼吸平時有十分之技者臨陣僅能用  
其四五分臨陣能用其四五分卽已無敵于天下自非訓  
兵講武日取國人三申五令之使寢饋不離焉論肌浹髓  
焉鮮不臨小敵而倉皇臨大敵而失措者

將才有武有文選武將之法卽寓于練兵之中選文臣

將兵之法卽寓于取士命官之中歐陽修言取軍中年  
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爲一隊而校之其技精最  
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爲隊長合十隊長而校之又擇  
其知法意能約束者一人以爲裨將合十裨將又擇其  
有見識知籌策者一人以爲大將此寓于練兵之中者  
文臣則于大挑舉人及進士中擇其才略明敏者使爲  
兵部平時則講習兵法蒐討軍實有事則出差巡視以  
練邊務材能弗稱者改選別部材能稱職者專升兵備  
及邊郡知府必有真材出其間此寓于取士命官之中  
者紘袴虛憍之人勿用剛愎趾高之人勿用駸庸無識

聖武言 卷十四  
之人勿用便辟猾巧之人勿用

有大將有戰將孔子言軍旅之事未嘗學而又言我戰必克蓋衛靈所問者戰將之事非大將之事也世人動言神兵非學到不知從古教正不教奇節制可教奇謀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力于節制者十之九得力于奇謀者十之一蓋奇謀不出于節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孫吳之書可行于權譎之代非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寧拙速無巧避當倭陷興化急在然眉而大猷方講十圍五攻之法鑿溝塹堵海堧盡斷其走路以待戚繼光至而後合攻殲之無一倭

漏網其論備倭則欲以樓船感之海中河船禦之內河為一舉掃蕩而不專陸戰其論備北虜則必練車營衛步騎火器勝之以大陣因不專以家丁取小捷亦不專以守險計自全其所見皆出李成梁劉顯等之上故譚綸與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軍凡風角占驗奇門遁甲皆不用毋乃矯枉之偏曰此大將之識所以不可及也商周興亡同以甲子術士之奇且不可以語戰將之奇况可以語大將之正乎

軍儲篇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運無往不復作軍儲  
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爲興利者有以節用爲興利者有以  
塞患爲興利者有以開源爲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  
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  
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竄千蠹晝夜蝕蝕苟有人  
焉曰江楚曷改小糧艘乎江浙曷改行海運乎則和者  
百譁者亦百譁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本手持之在北  
則通倉胥史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鹽曷變行票鹽乎

省改摺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爲不行則默者百撓者萬撓者卽默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摺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賚大赦矣三年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墮矣機變滋矣有恃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

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 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逋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蠲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卽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



聖訓 卷十四  
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鴉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爲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則紈袴温飽之烟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

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倘有紈袴温飽之家耻黥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爲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烟之犯則立誅不在黥贖之例其販烟吸烟必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烟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禁民爲非實帝王理財之大柄令不行

禁不止所可蠹財者寧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墾貨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爲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罽賓安息條支瀕海諸國皆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面或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幕者唐西域記龜茲國觀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卽用銀幣先

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船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買遷黠吏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彫幣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

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舶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舶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衆故昔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

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及元史成宗紀歲

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糧改銀以後白金充斥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為番舶收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

之銀值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

曰開源之利 黃河歲修之費別詳籌河篇至俗傳新疆歲會經費三百萬者辯已見前

軍儲篇三

難者曰貨源之為急標開礦之為濬源則聞命矣若夫聚眾則難散邊夷則易釁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十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

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錫三千有奇山西  
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衆不徵稅而  
他省獨患衆患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  
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八寶山之金礦湖南  
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爲  
兩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  
之客民串謀潛挖至今爲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  
礦挖砂百觔煎銀六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  
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  
民之采則荷插雲趨畏糧驚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

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  
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爲開采致防得不  
償失財不足用乎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王  
礦王人衆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  
俟官爲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  
聽其治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  
課長司財賄稅歛曰厨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  
此三長又有爐長鑛長硎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  
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  
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爲桂家銀場爲緬夷所憚永昌邊

外有茂隆銀場為猺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官裏雁為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尚賢獻場於朝反為官所捕治於是兩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鼎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猺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鐵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眾者 國家天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闡宦行以苛暴者秦隋曠武亡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

賦致寇

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懲色荒而禁昏

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幣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子陳平金四萬斤閻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數百斤計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萬斤古金如此其富而未聞其時淘采之方與官府權斂之法懲禁之制管仲桑宏羊孔僅輩始言天地之藏當取以富國而不可為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過曰鹽曰鐵不聞有權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鐵以殖貨吳淠鄧

通皆鑄銅山致富亦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鐵者

鉞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令後唐

至興二年始除止畝納長農器錢一文五分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

置小鐵官徧於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烏乎鐵至賤

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誠何道

哉馬端臨文獻通考亦求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

貴難得之貨故賤金重鐵夫不貴難得之貨曷為百金

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

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告緡算車鹿皮薦壁而獨疏

網於金幣有是理哉曰周官州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

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

其禁令此坑冶開閉禁令之始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

品梁州厥貢錕鐵銀鏤砮磬此貢金之始管子言禹湯

鑄歷山莊山之金為幣以救水旱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為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此制

貨幣之始蓋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

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

無耗減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既無開采則亦

無征權而藏在山澤守自中人者民無從私立坑冶非

若鐵為日用農器所必需銅為鑄兵鑄泉時所用有官

采官鑄之權卽有私采私鑄之禁日增月益法令斯繁非民樂犯銅鐵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也及後世鑄像寫經融箔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然唐初置陝宣潤饒衢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閉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者數十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銀二萬五千兩微不足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其見於文獻通考者登萊商饒沂南忠六州金冶十有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衢饒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一監共銀

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未及神宗元豐初大約天下歲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未嘗有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也然其時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發之礦漕司慮發本錢往往停閉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冶許民間采二十分取一爲稅此開采最善之法尤未嘗有礦徒擾民礦稅病民也明代又變民



采爲官開陝西商縣銀坑入所福建尤溪縣爐冶四十  
二座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縣各設銀場局永樂中分  
遣官赴湖廣貴州采辦金銀課又開福建埔城縣貴州  
太平溪交阯雲南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  
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  
浙江增至九萬餘亦尙無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也英宗  
初下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旣而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嚴  
禁不能止則封其所不當封其後言者請復開銀場則  
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

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億過于公稅則開之不得其所  
以開■夫民開而官稅之則有利無弊明人乃禁民采  
而與官采何怪利不勝弊况中葉以後礦事遂屬於中  
璫耶天順四年始命中官分赴雲南四川福建浙江開  
礦總得銀四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時中官開湖廣武  
陵等縣金場則得不償費一小擾武宗時復聽內官奏  
開閩浙銀場則無礦責銀再小擾至萬曆二十四年衛  
千戶仲春奏請開礦助大工於是河南山東山西中使  
四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三百萬兩每歲亦不過三  
十萬而奸璫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不惟非采金民

采之制亦且失洪永宣德官開之制今不歸咎于璫采而反為封禁民采之口實豈不繆哉豈不繆哉更考國朝列聖之詔令康熙五十二年則有天地

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之諭矣

大學士九卿議奏久經開礦之地如雲南湖廣山西等處聽本地窮民自開地方官查明記册其別省人往開及本處富戶霸占者罪之其他省未開采者禁之上曰有礦之地初開即禁則可若久經開采貧民措費覓利藉資衣食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總之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吏處乾隆三年八月則有諭兩廣總督鄂彌達開礦并無聚眾難散之事矣

兩廣總督鄂彌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眾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則為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

患置國計於不問張天駿藉安靖之名為卸責自全之地其交部四年六月則有諭兩廣總督馬爾泰銀礦毋庸封禁之事矣

廣督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洪際礦出銀過多及河源縣銅礦逼近銅山均請封閉者少乎不然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四十二年二月則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詳議以聞

諭大小金川地產金沙可采為設鎮安營之費矣

諭日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爾巴哈台所屬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揮等

聖代記

卷十四

五

處禁山適有偷挖金兩之眾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拏辦等語向例嚴察新疆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眾生事今既畏懼獻出金沙尚屬遵法何得派兵拏辦此倘有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 世宗不有慎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三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不可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四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

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卿蔡之  
 定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鑒且述明臣所議倪元璐說行  
 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賚之輕無成色之好  
 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偽盜賊之窺伺銅錢廢而  
 盡鑄為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  
 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  
 宏羊所不為蔡京改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  
 財又王安石所不為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  
 錢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錢取茶鹽取香香皆有所  
 附麗行之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一意便民而不在問

利卽周官質劑之遺于國用何裨焉故蔡京改行鈔法  
 不用官錢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  
 物而後利歸于上然利歸上者害必歸下猶無田無宅  
 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初行則奸偽朋生  
 久行則不堪覆瓿故不旋踵而廢金元明代不戒之而  
 又師之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  
 人情之不願今如欲復行乎吾見造之勞用之帶敝之  
 遠偽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  
 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幣  
 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興廢

之由以證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錢千有  
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屬捷爲出善銀漢武帝造白金  
三品其一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民廢不用夫白  
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幣視白鹿  
皮薦直四十萬籠利尤甚以古准今其必不行者一宋太  
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換給開寶  
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入錢者即日給券又勅諸  
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  
成都守臣寇瑛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  
之及富人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

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  
紹興中年復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礬  
等歲千萬貫不獨恃見錢以爲本然鈔引止憑以取茶  
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流落民間  
卽同見鏹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仁者其忍作俑以  
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二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舟楫不  
通錢重難致詔遣見錢關子赴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  
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

聖武記 卷十四  
處上借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  
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  
舟運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  
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者三  
王濬鈔幣芻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  
行是卽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  
嚴鈔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  
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以民間市易多用錢

不用鈔請權禁見錢自是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  
多人宋識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鈔  
不過盡歐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者四王濬又謂前代  
鈔弊不行由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  
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絲  
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且許舊鈔昏  
爛者以新鈔倒換矣豈得尙謂製造之不精楮印之潦  
草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元代則鼓鑄不給新

舊滋弊率之與銀鈔皆廢以古准今其不可行者五洪  
 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  
 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  
 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亦五換永樂十一年更令金  
 每兩准米三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令交趾召商中鹽金一兩  
 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  
 損上益下故爲此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  
 四石之米金一兩而買民三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  
 行楮幣者爲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者六  
 漢時銀八兩直錢千既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兩

直錢百貫旋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  
 錢二貫其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行蓋由於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寶  
 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賤  
 之價酌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  
 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  
 行之價及崇禎十六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  
 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國朝  
 順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蓋前  
 歸流賊故賊平始賤也顧氏炎武言萬厯中赤金止七  
 八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三兌亦非由鴉片之故蓋

世亂則藏金者多也近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錢至千  
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  
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夫流賊掠去之銀賊平  
卽出因避亂而藏鎰兌金之人亂定則其價平減非若  
透漏外洋之有出無返也近日沿海多避夷氛蘇杭赤金至廿三兌近又復故貨幣者  
聖人所以權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爲之制夫豈無法以  
馭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  
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  
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一當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普爾爲  
一騰格形幣首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  
鏡中無方孔

圓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九圓易銀一兩自乾隆平安新疆

西藏後 命於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

文曰乾隆通寶皆鑄地名用國書回字矣又 命駐

藏大臣監造大小銀錢而文乾隆寶藏漢字背用唐古

特字并於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喀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貨幣而坊外夷之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

錢六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

錢以利民用乎以掛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幣以

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金代始用銀鈔而

明代太祖初行折色于陝西正皆五行百產之精華山

統中行于江淮瀟湖廣見日知錄



川陰陽所爐鞴從無易朽易偽之物可以刑毆而勢迫  
 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我百朋制  
 詳五等食貨志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凡五貝兩  
 貝為朋大貝一朋直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  
 直錢五十么貝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一朋直錢十不成貝者  
 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  
 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  
 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為貝玉則古為上  
 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廢於秦世我朝臣服和闐

葉爾羌玉山玉河歲時上進充庭溢闕乾隆時回部官  
 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開采今曷以貝玉佐銀幣之窮  
 上出宮府之藏外權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  
 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傾鎔冶鑄之煩無朽腐磨造

之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以  
 佐銀之窮皆天地自然之珍也國家不竭之府也  
 古帝王因時宜民之美利也舍此而以楮代曷若行冥  
 鏹於陽世陳明命於賓筵之愈曷若施晝餅於闕荒易  
 告身以一醉之愈恐歎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計所不  
 取

軍儲篇五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莫  
 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而不使人自養雖堯舜猶病  
 博施而濟眾國朝列聖之厚八旗者至矣康

熙三藩初定 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代償八旗  
 債負每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食一二載蕩  
 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揮霍立盡雍  
 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逾旬而  
 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嗇抑其食指浩繁矣哉 世

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若干兩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為十二萬甲額兵十萬養育兵二萬一甲之丁積久而

為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

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

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

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

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

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

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民而

世世贍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圈近

京五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自乾隆中葉已患人滿

於是舒赫德孫嘉淦張芳淮沈起元諸臣先後條奏或言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為牧場間田請移

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

生齒之繁以上舒赫德議或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

再百里之開平即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  
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興和城又西百餘里  
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  
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哈爾復置為牧場

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即大寧衛舊境西路之歸化綏達二城

即澧州東勝二衛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

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

獵先為經營五年規模可定又言在京旗人情願下鄉

種地者將畿內八旗公產及贖回旗產每人給種一二

百畝以免佃奴之挾制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

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以上皆孫嘉淦議

或請廣駐防之制謂各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

數萬應請將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為

八旗駐防以上張若淮議或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漢軍

之內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食其祖糧

其餘間散則聽出其歸入四民沈起元議諸臣條畫有未准

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三者宜因地因人

而徙東三省滿州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

興和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

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

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還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城堡之屯田矣。每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畢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耶？曰：懷土重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八旗聞命就道。所

至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八旗騎射成俗。語以爲兵。則萬望不辭。語以爲農。則故鄉裏足。今宜仍以駐防爲名。並擇宗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慤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旗人無不躍然者。聞散宗室亦無不釋者。漢唐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國。列爲四民。况尙得率一二牛。象。還舊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乎開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初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

籍滿州蒙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何至每歲徙二百戶而不能乎至漢軍外任留籍既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子孫其心安有不慊其情安有不勇若夫興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州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導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一篇補注

趙氏翼簷曝雜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靡以採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採至滇徽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恃外番為來源

如滇粵則資緬甸安南之銀礦粵則資南海番船之銀錢是也滇邊外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有安南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夷人不習烹煉故聽中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復往採者將軍明瑞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三四千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賁回內地當緬酋攻廠時各廠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敵封疆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肩挑針線布諸物往輒倍多而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錫銀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事誰眾且強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眾者則又來奮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州余訊以所得幾何而遠走徽外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做直六百金始聽採即有人

立以六百金儲之  
則其利可知也

軍儲第四篇補注

國初近京五百里內圈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間  
田以爲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之莊  
園共萬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頃有奇凡勤賊世爵職  
官軍士莊田十有四萬百二十八頃有奇其內府莊  
田以待 皇子分封公主贈嫁者不在此數而  
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腹壤日闢八旗滋生戶口  
咸取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英和奏言自乾隆  
年間以來入官地畝甚多他部尚書論即如和珅福長  
安兩家人官地畝不下二三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  
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盡飽胥吏之橐且有以蠲  
瘠換膏腴者請嚴勅直隸總督作速升科  
無令隱匿侵蝕抵換于國用亦有裨益  
久考伊犁屯田向惟綠營及回漢屯丁自嘉慶九年  
將軍松筠奏言伊犁駐防之錫伯營向無官給口糧  
均係自耕自食生計有資迥異滿營之詰据近日八  
旗生齒日繁上年酌派滿州間散丁三百六十名官

給牛隻器具分地試種秋獲十分有餘已有成效惟  
係通力合作未免視爲官產久而生懈應照錫伯營  
屯制按名給地永爲世業並諭以地卽種成將來亦  
不奏裁口糧毋庸觀望滿營旗人聞此始皆欣然領  
地耕作十七年將軍晉昌復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  
已分未分二項其已分田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  
分授八旗每旗三千畝其未分田二萬畝離城較遠  
每年專派佐領督率八旗間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  
子流民將所收糧公貯分給貧乏請照松筠章程分  
給八旗間散自行管業不準招佃耕種以滋流弊再  
仿松筠前奏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  
以駐屯丁教之樹畜農隙習武以收兵屯兩益此新  
疆駐防旗屯之成效可  
推行於畿輔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記曰乾隆三十年自  
官兵千駐伊犁河南岸去河數里舊有一渠東西長  
二百餘里渠北地隘慮在無田渠南阻崖患在無水  
嘉慶初有部人圖默特創議於察布察爾山口引水  
自岸上鑿渠亦東西長二百餘里功費繁鉅部人嗟  
怨圖默特排衆議數年乃成既濬新渠闢田千頃

遂大豐殖雄視諸部鄭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東北  
有積水潭廣數里環潭皆同民田將軍松筠因新渠  
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千畝畀錫伯屯之界遂東移  
兩渠相去十餘里新渠高於舊渠六七丈新渠之南  
並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錫伯  
營屯田水利同于內地者

軍儲第二篇補注

外藩王公舍稜傳云乾隆四十九年有內地民劉通  
等集眾千餘赴瑚圖斯拉山私開金礦且賂舍稜屬  
額爾齊斯雅拉拜等給駝馬為助烏魯木齊都統海  
祿聞之以兵往徵所部助戈礦民悉就擒以瑚圖斯  
拉山迤舍稜收封禁永為令瑚圖斯拉  
山東南接古城界烏魯木齊所屬也

唐之日出礦地方杭州府桐廬富陽縣界五寶山  
每百斤用生鐵五斤煎得銀七八兩銅三十斤紹興  
府會稽縣銀山礦鑄面沙泥每百斤銀二兩五錢礦  
未開目今盜泥日可得銀三四兩寧波府觀海的  
山每百斤銀七八兩金華府義烏縣八寶山每百斤  
低者出銀二十兩極好者出銀六七兩兩日可出千

石江南第二礦也衢州府西安縣桐山源鐵煎每百  
斤銀七八兩至二十兩止日可出銀千餘兩開化縣  
大尖塢鐵鉛煎每百斤銀三兩至八兩止日可出三  
兩江家裝每百斤銀三兩鉛四五兩日可出一二  
兩兩苦竹坑泥礦每百斤出銀一兩日可得銀千兩  
嚴州府淳安遂安界梓樹塢每百斤出二兩兩起至二  
兩止老山每百斤出銀二兩日可出二兩兩杭州府  
於潛縣天目山每百斤出銀三兩兩廣信府常山玉山界每  
斤銀三兩至二十兩止江西廣信府玉山界每  
百斤出銀三十兩日可得三百石永楊坑礦色如沂  
州礦而礦味香甜每百斤出銀三十兩至七八百兩  
止江南第一礦也此數處者皆嘉靖以來或礦徒私  
開大獲利而官阻之亦有胡軍門宗憲督浙時開以  
助餉而地方鄉宦阻之亦或官開不久即閉要皆確  
有礦苗可驗其池州府  
銅陵縣之鐵石鑛未詳  
又曰擇礦法上頂紫色者或黑色者嚼之如臘其味  
如密每一兩煎得銀五錢者謂之金水平分此為絕  
好其中或煎銀五錢以上者亦好次一兩煎銀八錢上下  
形形如麥芽碎塊黑白相兼每一兩煎銀八錢上下

者又一等乃黃沙礦其形黃色碎如米粒每一兩煎得銀六七錢者外有常號每一兩煎得銀二三錢以土四種需用之物不拘數且取來多多益善大約以二十斤為率可多不可少凡取得礦石用本洞之止本地之水調和拌勻入磁餅內好封固毋令泄氣為妙外有真出山一蒸錫取五六斤內有銀三五錢者取來作用開法以地方大戶主收煎以油糧戶主採取假如礦一百斤值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與大戶使二人均利入己均稅納官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通融計之什分取一取大戶并油戶甘結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稅如有初則開者必不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如此開礦何弊之有古語云有治人無治法

吳江沈口有亂人無亂法也

獨于天也其三粵山多童然雖無木未始無草必寸草不生方是礦山蓋金旺則木衰理之常也執此三者以求之似無難也然而難之又難者蓋有兼此三者而實非寶山三者不得一而反為寶山又有寡在寶山而非其人非其時則仍不可以開者鬼神異物實式憑之凡礦商必具牲醴鼓樂彩仗以虔禱于山之神禱而應者尋獲砂苗一掘即得因應者砂苗隨失隨現轉尋轉遠屢易其處至于千穴百孔累月窮年而卒不得正引之所在故曰難也砂路有石夾夾石之別石夾者石夾砂也石少砂多乃為正引夾石者砂夾石也砂少石多即非正引砂路必寬廣五六寸至盈尺者方可期其旺盛若僅寸許及不成寸者微細不中開也砂色白者為銀礦綠者為銅礦黑者為鉛礦然雖各異名其實一礦所產五金皆備煎鍊而後從分金路以別之金千之一銀百之一銅十之一其餘皆鉛鐵錫耳粵西共有數十縣產銅以該為最旺採獲無算直與康熙年間之石炭窰等以該粵之人視為利藪承開報採紛然然其地地方官役役于山場事務者日不暇給愚按之役其利有三利其害亦有三上而裕國下而

其害亦有三上而裕國下而



也然而開山設廠每不顧田園廬墓之礙而且洗鍊  
 礦砂之信水流入河中凝而不散膩如脂毒如鳩紅  
 黃如丹漆車以糞田禾苗立殺其害一又開礦之役  
 非多人不足以給事鑿者挖者掘者先者煉者奔走  
 而挑運者董事者幫間者每一廠不下百餘人合數  
 十廠則分布數千萬游手無藉之人彈壓稽察恐為  
 奸良不一非得有為守之人彈壓稽察恐為遁逃  
 之藪其害二又開礦者每在山腰山足上實下虛勢  
 必崩塌昔年回頭山穿穴太甚其山隆然而倒數百  
 人窳窳其中况乎砂非正引土性鬆浮隨掘隨塌更  
 屬可危則礦而塚也匠而鬼也利數而禍坑也其害  
 三吾願當事者留心於此踏勘得砂路實在旺盛方  
 准承開否則寧行封禁息事寧人裕國以大道利民  
 以本富惠商以寬政將見天下愛道地不愛寶而無  
 形之礦有百千萬倍於粵山  
 者夫何區區鉛鐵之足云



